

程式語言也是歷史妥協體嗎？從理想語言到生態相容性

v0.1 / 2026-08-01 / Neo.K

<https://thisoneisneok.com/html/papers/ois-09.html>

系列：《表觀完好系統：從軟體屎山、補償性完整到動態架構治理》

篇次：09 / 12

作者：Neo.K

協作整理：Aletheia / GPT

版本：v0.1

日期：2026-08-01

SECTION

摘要

前八篇已將「表觀完好」從單一程式碼品質問題推進到補償性完好、有效架構、生存架構、歷史殘留、補償凝固、複雜度轉移與軟體結構動力學。這些研究共同顯示：長期運行的軟體不是一次完成的純粹設計物，而是在變更、相容性、使用者依賴、歷史決策與治理能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演化結構。

本文進一步提出一個更大的問題：

程式語言本身是否也會經歷同樣的演化壓力？

答案需要非常小心。本文不主張「成熟程式語言都是缺陷品」，也不把所有 backward compatibility 視為負擔。相反地，本文將成熟程式語言視為一類特殊的「長壽公共基礎設施」：其語法、語義、ABI、標準函式庫、工具、compiler behavior 與生態慣例，會逐步成為大量既有程式的依賴表面。當語言成功之後，設計者便不再只面對「什麼語言設計最好」這個問題，而必須同時處理：

- 新能力；
- 舊程式；
- source compatibility；
- binary compatibility；
- ecosystem interoperability；
- migration cost；
- implementation diversity；
- toolchain stability；
- user expectations。

C++ 的現行語言演化原則明確把與舊 C++ 的 source/link compatibility 視為預設要求；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專章定義 binary compatibility，並指出 widely distributed classes/interfaces 的 accessible members 及其行為形成對使用者的 contract；Python PEP 387 明確要求不相容變更具有高 benefit-to-breakage ratio，並在 2025 年更新為偏好 5 年 deprecation period；ECMAScript 2026/2027 規格 Annex B 更直接保留一組具有「un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若沒有 legacy usage 原本會被移除的瀏覽器語言特性。Rust 則提供一個不同治理策略：透過 editions 讓 backward-incompatible language changes 由專案主動 opt-in，並要求不同 editions 的 crates 仍能互通，再用 cargo fix --edition 降低 migration cost。

本文因此提出「語言歷史妥協體（Historically Constrained Language System）」概念：成熟語言不是純粹由當代設計原則決定，而是：

$$\begin{aligned} & \text{【} L(t) \\ & = \\ & L_{\text{(core)}} \\ & + \\ & H(t) \\ & + \\ & K(t) \\ & + \\ & E(t) \\ & + \\ & \text{M}(t) \text{】} \end{aligned}$$

其中 H 是歷史沉積，K 是相容性約束，E 是生態依賴，M 是遷移治理機制。語言成功越大，其「相容性表面」通常越大，因此任何語言改善都會受到更高的現實破壞成本約束。

本文進一步提出「語言兼容壓力」「語言凝固」「語言歷史殘留」「語義雙軌」「遷移通道」與「演化自由度」等概念，並指出成熟語言真正的品質不能只由「今天從零設計是否漂亮」判斷，而應同時考察它能否在不破壞龐大生態的情況下持續演化。

關鍵詞：程式語言演化、backward compatibility、C++、Java、Python、ECMAScript、Rust editions、語言設計、歷史沉積、生態相容性、演化自由度

SECTION

1. 從「大部分程式語言是不是缺陷品？」重新開始

本系列最初有一個帶有歪臉笑意味、但非常值得認真處理的疑問：

如果連一套經過明確設計的 MSSP 在實作後都能找出大量問題，那些長期堆疊、歷史複雜的軟體，以及承載它們的程式語言本身，會不會其實也像「很多不完美元件組成的表觀完好產品」？
對 application layer，前八篇已經證明這個問題有研究價值。

但到了 programming language layer，不能直接把結論搬過來。

因為程式語言與一般應用程式不同。

一個成熟語言的「使用者」不是幾萬個人在操作 UI，而可能是：

10⁸~10⁹

級別的 source files、libraries、binaries、tools、build scripts 與外部系統。

所以當語言設計者想改一個看似很小的規則時，真正的問題不是：

這個新規則比較漂亮嗎？

而是：

有多少既有世界已經建立在舊規則上？

2. 語言不是只有 grammar

將程式語言簡化成：

$$L = (\text{Syntax}, \text{Semantics})$$

對教科書足夠，

但對成熟語言演化不夠。

一個實際語言生態至少包含：

$$\begin{aligned} \text{cal-L} \\ = \\ (\\ & \text{S_y}, \\ & \text{S_m}, \\ & \text{T}, \\ & \text{A}, \\ & \text{B}, \\ & \text{R}, \\ & \text{P}, \\ & \text{E}, \\ & \text{G} \\ &) \end{aligned}$$

其中：

- S_y : Syntax ;
- S_m : Semantics ;
- T : Type / static rules ;
- A : ABI / calling conventions / binary assumptions ;

-
- B : Standard library behavior ;
 - R : Runtime ;
 - P : Compiler / toolchain behavior ;
 - E : Ecosystem ;
 - G : Governance / evolution process ◦

因此改「語言」可能意味著改：

- parser ;
- type checker ;
- optimizer ;
- binary interface ;
- standard library ;
- package ecosystem ;
- build system ;
- lint ;
- IDE ;
- existing code assumptions ◦

這使成熟語言天然具有：

SECTION

Large Compatibility Surface

SECTION

3. 成功使語言從「設計產品」變成「公共基礎設施」

新語言早期：

$N_{\text{(users)}} \approx 0$

所以：

$C_{\text{(breakage)}} \approx 0$

設計者可以：

- 改 keyword ；
- 改 syntax ；
- 改 ownership rule ；
- 改 type inference ；
- 改 standard library ；
- 改 error handling ；

而不需要擔心數十億行程式。

但成功後：

$N_{\text{(users)}} \uparrow$

$N_{\text{(libraries)}} \uparrow$

$N_{\text{(binaries)}} \uparrow$

$N_{\text{(tools)}} \uparrow$

則：

$C_{\text{(breakage)}} \uparrow$

因此語言的優化問題從：

```
max Q_(design)
```

轉成：

```
max
(
  Q_(design)
-
  C_(migration)
-
  C_(breakage)
)
```

這是成熟語言與新語言最根本的差異之一。

SECTION

4. C++：相容性不是副作用，而是明確的演化原則

C++ 是最典型的案例。

2024 年更新的 C++ Language Evolution Principles 明確重申兩個原則：

- Retain link compatibility with C and previous C++ ；
- No gratuitous incompatibilities with C or previous C++ 。

該文件甚至把：

與舊 C++ 100% seamless friction-free 的 link compatibility

視為預設要求，ABI break 必須被明確討論與批准。

同時：

與舊 C++ 的 source compatibility

也被設為強烈預設。

因此 C++ 今天的一部分複雜度不能簡單解釋成：

以前的人設計不好。

更準確是：

很多舊能力一旦被龐大生態使用，就具有很高的移除成本。

SECTION

5. C++ 的「太複雜」其實與「不能亂刪」同時成立

ISO C++ 方向文件曾非常直接地描述這個矛盾：

C++ 很複雜，甚至太複雜；但 significant facilities 很難移除，因為使用者依賴它們。
這形成：

Desire for Simplicity

↔

Compatibility Cost

如果：

$F_{\text{(old)}}$

很複雜，

但：

$N_{\text{(dependents)}}(F_{\text{(old)}})$

$\gg 0$

則：

Remove(F_(old))

可能比：

Add(F_(new))

更昂貴。

於是語言容易形成：

old mechanism

+

new safer mechanism

+

bridge

+

deprecation

這就是：

SECTION

Language Layering

而不是單純的「設計不統一」。

SECTION

6. C++ 的語言凝固

第六篇提出：

$C \rightarrow A_{(t+1)}$

即 workaround 可以凝固為 architecture。

程式語言也存在相似現象。

一個早期 feature：

F_{L}

如果被大量程式、compiler、library、ABI 使用，

則：

$\text{Dependents}(F_{\text{L}}) \uparrow$

它的：

$W_{\text{L}}(F_{\text{L}})$

即 Language Architectural Weight 上升。

最後：

F_{L}

即使不符合今天最佳設計，

也很難刪除。

本文稱為：

SECTION

Language Solidification

形式上：

【Usage

+

Dependency

+

Compatibility

→

Language Solidification】

SECTION

7. Java：公開行為本身就是 contract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Chapter 13 對 binary compatibility 的處理非常值得注意。

規格指出：

對廣泛散布的 packages、classes 與 interfaces，

重新編譯所有既有 consumer 往往不實際。

因此 Java 明確規範哪些變更：

Δ L

可以保持既有 binaries 繼續 linkage。

更重要的是：

accessible members、constructors，以及其存在與行為，都應被視為對使用者的 contract。
這等於直接承認：

Published Behavior

→

Compatibility Obligation

所以成熟語言不能只問：

新版本 compiler 能不能編譯新 code？

還必須問：

舊 binary 還能不能活？

SECTION

8. Source Compatibility 與 Binary Compatibility 不是同一件事

Java 規格甚至明確區分：

```
K_s  
=  
Source Compatibility
```

與：

```
K_b  
=  
Binary Compatibility
```

一組 pre-existing binaries 可以保持正常，

但同一批 source code：

```
recompile
```

後卻可能不再成立。

因此成熟語言的兼容問題不是單一：

backwards compatible = yes/no

而是一個向量：

```
K_L  
=  
[  
  K_s,  
  K_b,  
  K_a,  
  K_r,  
  K_e  
]
```

其中：

- K_s：source compatibility；

- K_b : binary compatibility ;
- K_a : API compatibility ;
- K_r : runtime/behavior compatibility ;
- K_e : ecosystem compatibility 。

SECTION

9. Python : 破壞可以做，但必須有足夠理由與遷移時間

Python PEP 387 是另一種語言治理方式。

其基本原則非常清楚：

incompatible change 必須有足夠大的 benefit-to-breakage ratio，而且 affected code 應容易修正。

Python 並沒有宣稱：

永遠不破壞。

而是把破壞成本變成治理問題。

其 public API 包括：

- syntax ;
- behavior ;
- C API ;
- function/class/module ;
- return value ;
- side effects ;
- raised exceptions 。

也就是：

Compatibility Surface

遠比 function name 大。

SECTION

10. Python 的 deprecation period 就是一條時間化遷移通道

PEP 387 在 2025 年更新為：

preferred 5-year deprecation period before removal。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抽象化的設計。

當舊能力：

F_(old)

需要退出，

不是：

F_(old)

→ ∅

而是：

F_(old)

→

Warn

→

Migration Window

→

Removal

本文稱：

SECTION

Migration Corridor

即遷移通道。

它的作用是把：

$$C_{\text{(breakage)}}$$

從瞬間衝擊，

轉成：

$$C_{\text{(migration)}}(t)$$

可隨時間分散。

SECTION

11. Deprecation 本質上是在買「演化自由度」

如果語言永遠不能破壞：

$$\Delta L_{\text{(breaking)}}=0$$

則：

$$F_{\text{(evolution)}}$$

演化自由度會逐步下降。

但如果語言可以隨意 break：

$$C_{\text{(ecosystem)}}$$

會快速上升。

因此成熟語言需要：

Deprecation

+

Tooling

+

Migration

作為中間機制。

本文定義：

F_e

=

Evolutionary Freedom

則：

F_e

=

f(

M,

T,

K,

E

)

其中：

- M：migration mechanism；
- T：tooling；
- K：compatibility policy；
- E：ecosystem structure。

SECTION

12. JavaScript：歷史殘留可以被寫進標準

ECMAScript 是這篇最直接的案例。

ECMAScript 2026／2027 規格 Annex B 專門定義：

SECTION

Additional ECMAScript Features for Web Browsers

其中明確說明：

這些 legacy features 與 browser-host characteristics 具有一個或多個 un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如果沒有 legacy usage，它們原本會被移除。

但 web browser：

must support

這些 feature。

這幾乎是「歷史殘留」在語言規格中的正式案例。

SECTION

13. JavaScript Annex B：不是理想設計，而是現實契約

假設某 feature：

F

今天從零設計：

$Q_{\text{(design)}}(F) < 0$

即不會被接受。

但因為：

$$N_{\text{(legacy usage)}}(F) \gg 0$$

所以：

$$C_{\text{(removal)}}(F)$$

$$\gg$$

$$B_{\text{(cleanup)}}(F)$$

於是：

$$F \in L$$

繼續成立。

這就是：

SECTION

Ecosystem-Locked Residue

即：

被生態依賴鎖住的歷史殘留。

SECTION

14. Hyrum's Law 在語言層的極端版本

對 web language 而言：

$$N_{\text{(consumers)}}$$

大到幾乎無法完整枚舉。

所以任何：

- parsing behavior ；
- coercion ；
- error handling ；
- property enumeration ；
- timing ；
- legacy syntax ；

都可能有人依賴。

因此：

Observable Language Behavior

→

Possible Contract

這可以視為 Hyrum' s Law 在語言層的放大版。

所以 JavaScript 的歷史怪異行為不能只用：

「當初設計錯了。」

解釋。

更完整是：

當初行為進入全球 web 後，後來的設計者失去了自由修改它的能力。

SECTION

15. Rust：把 incompatible evolution 放進 edition

Rust 提供一個非常有趣的對照。

Rust 1.0 後把：

SECTION

stability without stagnation

當成核心原則之一。

穩定 feature 會持續受到支援。

但語言仍然有時需要：

$\Delta L_{\text{(incompatible)}} > 0$

例如新增：

`async`

`await`

作為 keyword。

Rust 的解法不是讓所有舊 code 同一天失效，

而是：

SECTION

Edition

SECTION

16. Edition 是一種「時間分區語義」

每個 crate 選擇：

`e1`

`∈`

`{`

2015,

因此同一個 compiler 可以對不同 crate 採用不同 edition-level syntax／rule。

這等於：

$$L = \bigcup L^e(e)$$

但要求：

不同 edition 的 crate 必須 seamless interoperate。

所以：

Semantic Evolution

被部分隔離在 source interpretation layer，

而：

Ecosystem Interoperability

保持。

這是非常有價值的語言治理設計。

SECTION

17. Rust 的真正創新不是「可以 break」，而是「把 break 變成 migration」

Rust Edition Guide 的 transition 流程包括：

```
cargo update
cargo fix --edition
edit Cargo.toml
cargo build / test
cargo fmt
```

甚至明確表示：

如果升級 edition 很困難，Rust 將其視為 bug。

這是一個重要思想：

Breaking Change

+

Automated Migration

≠

Unmanaged Breakage

也就是：

演化自由度可以靠 migration tooling 買回來。

SECTION

18. 五種語言演化策略

由以上案例，可以抽象出五種成熟語言策略。

SECTION

18.1 Preserve

舊行為永久保留。

典型：

$F_{\text{(old)}} \in L$

SECTION

18.2 Deprecate

先警告，再移除。

```
F
→
D(F)
→
∅
```

SECTION

18.3 Layer

保留舊機制，再加新機制。

```
L_(t+1)
=
L_⊠+F_(new)
```

SECTION

18.4 Isolate

將 legacy behavior 放在特殊區域。

ECMAScript Annex B 就有這種味道。

SECTION

18.5 Version / Edition

讓不同語義世代共存，

再靠 interoperability 維持單一生態。

Rust edition 是代表案例。

SECTION

19. 語言歷史妥協體

因此本文定義：

SECTION

語言歷史妥協體

SECTION

Historically Constrained Language System

指：

一個成熟程式語言的現行形態，不只由當代語言設計原則決定，也受到既有程式、生態依賴、相容政策、ABI、runtime、歷史 feature 與遷移能力共同約束。

形式上：

$$\begin{aligned} & \text{【} L(t) \\ & = \\ & L_{\text{core}} \\ & + \\ & H(t) \\ & + \\ & K(t) \\ & + \\ & E(t) \\ & + \\ & M(t) \text{】} \end{aligned}$$

其中：

- $L_{(core)}$ ：核心語言設計；
- $H(t)$ ：Historical Residue；
- $K(t)$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s；
- $E(t)$ ：Ecosystem Dependencies；
- $M(t)$ ：Migration Mechanisms。

SECTION

20. 這不是說成熟語言等於缺陷品

這裡必須明確限制。

如果說：

JavaScript 有 legacy behavior。

不能推出：

JavaScript 是缺陷品。

如果說：

C++ 很多舊 feature 不能移除。

不能推出：

C++ 的設計全部失敗。

因為：

Historical Constraint

≠

Defect

有些歷史行為可能：

- 原本就是合理設計；
- 曾經是最佳方案；
- 現在仍有巨大價值；
- 只是後來出現更好的替代方案。

所以：

【Old
nRightarrow
Wrong】

SECTION

21. 語言成功本身會降低設計自由度

一個新語言：

$F_e \approx 1$

設計者幾乎可以任意改。

成熟語言：

$N_{\text{(dependents)}} \uparrow$

則：

$F_e \downarrow$

若沒有 migration tooling。

因此可以概念化：

$F_e(t)$
=
 $(M(t)+T(t))/(K(t)+E(t)+H(t))$

其中：

- numerator：migration／tooling；
- denominator：compatibility、ecosystem、history。

這不是數值量表，

而是表示：

工具與遷移能力提高語言的演化自由度；生態依賴與歷史沉積降低演化自由度。

SECTION

22. 語言的「補償性完好」

第二篇提出 Compensated Integrity。

成熟語言同樣可能有：

- compiler warning；
- transpiler；
- polyfill；
- compatibility mode；
- adapter；
- runtime fallback；
- lint；
- code fix；
- migration tool。

這些都在補償：

Old World

↔

New World

所以：

$L_{\text{effective}}$

並不只靠 grammar 維持。

它也靠：

C_L

即語言層補償機制。

SECTION

23. 語言的「補償凝固」

一些 compatibility workaround 一旦進入：

- compiler ；
- runtime ；
- standard ；
- browser ；
- library ；

並被大量依賴，

就可能：

C_L

→

$L_{\text{effective}}$

這與第六篇：

$C_{\boxtimes} \rightarrow A_{(t+1)}$

是同一結構。

只是作用對象從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換成 language ecosystem。

SECTION

24. 語言的「複雜度轉移」

第七篇提出：

Repair
nRightarrow
Total Complexity Reduction

語言演化也一樣。

例如 Rust edition：

C_(global breakage)downarrow

但增加：

C_(edition machinery)
+
C_(migration tooling)

Python deprecation：

C_(sudden breakage)downarrow

但增加：

C_(deprecation management)

Java binary compatibility：

C_(consumer rebuild)downarrow

但增加：

C_(compatibility rules)

這些通常是好的複雜度轉移。

因為複雜度被移到更可治理的位置。

SECTION

25. 語言設計的真正目標不再只是「簡潔」

對成熟語言，優化函數應該至少包含：

```
Q_L
=
f(
  S,
  E,
  K,
  M,
  T,
  P
)
```

其中：

- S：simplicity；
- E：expressiveness；
- K：compatibility；
- M：migration；
- T：toolability；
- P：performance / predictability。

所以：

minSyntax Complexity

不是充分目標。

一個非常漂亮但每三年 break 整個 ecosystem 的語言，

未必比：

稍微複雜，但能持續演化二十年

更成功。

SECTION

26. 「歷史妥協」其實是成功的副產品之一

如果一個語言沒有使用者：

$H \approx 0$

很容易。

沒有 legacy。

沒有 compatibility。

沒有 ABI。

沒有 ecosystem breakage。

但這不是因為語言特別成功，

而可能只是：

沒有人依賴它。

所以：

Huparrow

有時恰恰是：

Success Historyuparrow

的副產品。

問題不是：

有沒有歷史。

而是：

歷史是否被治理。

SECTION

27. 語言也需要 Structural Metabolism

第八篇提出：

SECTION

Structural Metabolism

對語言同樣適用。

語言需要：

proposal

→ experiment

→ standardize

→ observe

→ deprecate

→ migrate

→ retire / retain

C++ 的 Technical Specification/experimental 機制、

Python 的 PEP/deprecation 、

TC39 的 proposal process 、

Rust edition/cargo fix ’

都可以視為不同形式的：

SECTION

Language Metabolism

目標不是讓語言永遠不變，

而是：

讓語言有能力消化自己的歷史。

SECTION

28. 新語言為什麼常看起來比較乾淨？

這也解釋一個常見現象。

新語言：

Hdownarrow

Kdownarrow

E_(legacy)downarrow

所以設計者能：

- 使用新研究；
- 重新定義 defaults ；

- 刪掉舊假設；
- 不承擔歷史 ABI；
- 不保留舊 syntax。

因此：

$Q_{\text{(apparent simplicity)}} \uparrow$

但如果它成功活二十年：

$H, K, E \uparrow$

它也會開始面臨同一問題。

所以：

新語言的乾淨，一部分來自更好的設計；另一部分則來自它還沒有歷史。

SECTION

29. 比較語言時必須控制「年齡與成功」變量

因此拿：

30 年成熟語言

和：

3 年新語言

比較「語言乾淨程度」，

並不完全公平。

因為：

$T_{\text{(history)}}$

以及：

N_(ecosystem)

差異巨大。

更合理的比較是：

這個語言在自己的歷史與生態規模下，如何治理演化？

而不是：

哪個 grammar 看起來最漂亮？

SECTION

30. FPL／新語言設計的一個重要教訓

這對 FPL 以及任何新語言都非常重要。

早期最容易犯的錯是：

為了未來兼容，把所有可能性都提前塞進 1.0。

這會造成：

C_(premature)uparrow

另一個極端則是：

1.0 隨便定，之後想改就改。

如果 FPL 真正被大量專案、Agent、IDE 使用，

那麼：

K_(FPL)uparrow

之後破壞成本會快速上升。

所以真正需要從第一天設計的是：

SEC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而不是預測所有未來 feature。

SECTION

31. FPL 應該從 Rust／Python 學什麼？

至少可以抽象出：

SECTION

31.1 Versioned Semantics

$FPL^v(v)$

允許明確語義版本。

SECTION

31.2 Automated Migration

`fpl migrate`

能自動轉換常見 incompatible change。

SECTION

31.3 Deprecation Metadata

deprecated:

since: 2.1

removal_target: 4.0

replacement: authority.v2

SECTION

31.4 Cross-Version Interoperability

不同版本 IR 應盡可能共存。

SECTION

31.5 Compatibility Impact Analysis

每次語言規格改動前：

Impact(ΔL)

必須分析 existing projects。

這比「我們今天把語法設計完美」更重要。

SECTION

32. Dynamic MSSP 也可以治理語言本身

這裡會出現一個有趣的自指。

MSSP/FPL 原本用來治理：

Software Architecture

但 FPL 自己也是：

Evolving Software Language

所以它也需要：

- declared semantics ；
- effective usage ；

- compatibility ;
- historical residue ;
- migration ;
- deprecation ;
- tooling evidence 。

也就是：

FPL 最後也需要用自己的思想治理自己。

這不是矛盾。

而是成熟語言不可避免的 reflexive governance 。

SECTION

33. 命題 9：語言歷史妥協命題

本文提出系列第九命題。

SECTION

語言歷史妥協命題

對成熟且具有大規模生態的程式語言 L：

$$\begin{aligned} & \text{【}L(t) \\ & \neq \\ & L_{\text{(ideal)}}(t)\text{】} \end{aligned}$$

其現行形態由：

$$\begin{aligned} & \text{【}L(t) \\ & = \\ & L_{\text{(core)}} \\ & + \end{aligned}$$

共同形成。

因此：

【Language Success
→
Compatibility Pressure】

而：

【Compatibility Pressure
→
Reduced Unmanaged Evolution Freedom】

除非：

$M(t)+T(t)$

即 migration mechanisms 與 tooling 同步增強。

SECTION

34. 強版本：成功語言必須治理自己的歷史

因此成熟語言真正的能力，不只是：

能不能新增 feature。

而是：

能不能在不毀掉已存在世界的情況下改變自己。

這可以稱為：

SECTION

Language Evolution Capacity

令：

```
E_L  
=  
Language Evolution Capacity
```

則其核心不是：

```
Feature Velocity
```

而是：

```
E_L  
=  
f(  
Compatibility,  
Migration,  
Tooling,  
Governance,  
Ecosystem Feedback  
)
```

SECTION

35. 結論：成熟程式語言不是「缺陷品」，而是被歷史約束的活語言

回到最初問題：

大部分程式語言會不會也是很多缺陷組成、外表功能完好的東西？

本文認為：

這個說法太強，也不夠準確。

成熟語言更合理的描述是：

SECTION

歷史約束的演化結構

SECTION

Historically Constrained Evolving Structure

它確實可能包含：

- 過去今天不會再選的 feature ；
- legacy semantics ；
- compatibility mode ；
- deprecation ；
- redundant mechanisms ；
- historical syntax 。

但這些東西的存在，不一定是因為語言設計者無能。

很多時候：

Removal Cost

>

Design Purity Benefit

所以它們被保留。

因此：

【Successful Language

≠

Perfect Language】

但同時：

【Successful Language

≠

Defective Language】

更接近：

【Successful Language

=

Core Design

+

Accumulated History

+

Compatibility

+

Migration Governance】

這也是為什麼 C++、Java、Python、JavaScript 會有非常不同、卻都合理的歷史妥協方式。

Rust editions 則提供另一條值得注意的路：

不要假裝歷史不存在；把歷史分區，再提供機器可輔助的遷移通道。

因此對未來 FPL、AI-native language 與任何新程式語言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可能不只是：

「我們現在的語言設計好不好？」

而是：

「如果它真的成功活二十年，我們準備讓它怎麼老？」

下一篇將正式進入 AI-na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

SECTION

〈AI 寫得越快，屎山會長得越快嗎？AI 原生開發的新技術債〉

也就是：

當 code generation cost 急劇下降，但 verification、architecture understanding 與 governance throughput 沒有同比下降時，前八篇描述的補償、凝固、侵蝕與複雜度流，是否會被 AI 大幅加速？

SECTION

參考文獻

- ISO C++ / WG21. SD-10: Language Evolution (EWG) Principles. Standard C++. <https://isocpp.org/std/standing-documents/sd-10-language-evolution-principles>
- Sutter, H. et al. (Re)affirm Design Principles for Future C++ Evolution, P3466R1. ISO C++ WG21.
- ISO C++ Direction Group. Directions for ISO C++, P0939R0.
- Oracle. The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 Java SE 26 Edition, Chapter 13: Binary Compatibility. <https://docs.oracle.com/en/java/javase/26/docs/specs/jls/jls-13.html>
- 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PEP 387 –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Policy. <https://peps.python.org/pep-0387/>
- Ecma International / TC39. ECMAScript 2026 Language Specification, Annex B: Additional ECMAScript Features for Web Browsers. <https://tc39.es/ecma262/2026/multipage/additional-ecmascript-features-for-web-browsers.html>
- Rust Project. The Rust Edition Guide — What Are Editions?. <https://doc.rust-lang.org/edition-guide/editions/>
- Rust Project. Transitioning an Existing Project to a New Edition. <https://doc.rust-lang.org/stable/edition-guide/editions/transitioning-an-existing-project-to-a-new-edition.html>

-
- Wright, H. Hyrum' s Law. <https://www.hyrumslaw.com/>
 - Stroustrup, B.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 Preface. https://stroustrup.com/2nd_pref.html
 - Neo.K / EveMissLab. 《表觀完好系統》系列第 1–8 篇，以及 MSSP / FPL 既有架構與程式語言設計研究。